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
第三回 以訛傳訛錯罵李廣 將計就計毒打教頭

拙性從來不合時，平生自歎賞音稀。多情最是南窗月，尚有餘光照我衣。

話表洪錦聞惡奴說出無理之言，又逼令寫賣身契，不由無名火起，大喝：「好大膽的狗頭，竟敢仗勢欺人，明欺俺是異鄉人。你可曉得俺滄州洪錦不是好惹的。俺眼中認的你這奴才，俺拳頭認不得你這奴才。將俺妹子好好送出，萬事皆休；若遲延不送出，俺把你這奴才打個半死。」史福怒說：「此處不由你撒野，你快滾出去。不然，莫怪俺爺爺給你沒趣。」洪錦只氣得怒髮衝冠，說：「好大膽的奴才，著打！」掄拳打來，史福躲閃不及，正打在面門上，「哎呀」一聲，跌倒在地，大聲嚷道：「教師們，快動手，打這殺才！」眾教習聞言，一個個挺腰挽袖，齊奔洪錦打去。洪錦說：「來得好！」遂翻身跳在門外而立。眾教習一擁齊上，洪錦抖擻精神，雙拳並舉，兩腳齊飛，把眾教習打得東倒西歪，如落花流水。眾教習見不是他人對手，遂說「扯化」。眾教習各自逃入大門內，登時關閉大門。洪錦一見，更氣上加怒，一面打門，一面罵道：「李廣你這畜生，快將俺妹子送出來！如若不然，你雖閉了牢門，俺便將牢門打落，捉獲你論理。你稱的什麼小孟嘗、蓋世英雄，強搶良家女子，仗勢欺人，真似禽獸，不懼王法，全無天理。」此時街坊上已圍聚了許多閒人，但聞洪錦所罵，卻沒有一人敢說他錯投史姓的。

洪錦正在跳罵李廣，忽聞馬蹄之聲，那些閒人閃在兩旁，同聲說道：「少爺們回來了。」洪錦回頭一看，頭一匹是白馬，朱纓金轡，勒上坐一人，頭戴茜色將巾抹額，中嵌一粒明珠，身穿大紅箭袖攢雲罩袍，腰束淡黃色絲絛，粉底皂靴，斜踏葵花鏡。白面朱唇，大鼻樑闊口，一雙秀目，兩道劍眉。腰懸寶劍，左手扯定響勒，右手懸掛絲鞭。第二匹是桃花色馬，金鞍寶鏡上坐一人，頭戴儒巾，中嵌一塊雪白光明洋脂玉，身穿儒服，腰束沉香色絲絛。玉面朱唇，蛾眉鳳目。第三匹也是白馬，朱纓金轡，勒上坐一位少年，頭戴一項束髮金冠，身穿一件楊妃色繡雲直裰。鼻如懸膽，唇若塗朱，兩道修眉，一雙秀眼，手挽紫絨絲韁。洪錦看罷，暗自稱羨這三人一表非俗。正在凝思，只見頭一匹馬上的英雄勒住絲韁，令書童前去問那大漢為何在此打門罵李廣。書童遵命，走到洪錦跟前，問道：「你這漢子，為什麼在此跳罵俺家少爺？喚你哩！」洪錦聞言，隨走至馬前，施了一禮，先將姓名居址及落難情形言了一遍，隨將賣妹子苦衷言明，「俺洪錦只說李廣是一四海英雄，那裡知道他是有名無實的匹夫，見色欺心的殺才。」話言未完，見那年少書生接言問：「可是這門裡人嗎？」洪錦回答：「正是此門內。」但見馬上那一英雄遂跳下馬來，望著洪錦口呼：「好漢，未免錯怪人也！小弟正是李廣。這座府第，乃是當朝右相史洪基的住宅。這史達倚仗他老子的權勢，強搶民女。況且是仁兄將令妹送上他門，仁兄又道出賤名，他便將計冒騙。錯怪小弟，是仁兄未曾訪問清楚，以致誤投史府。仁兄不必著急，小弟當代仁兄以理問他，教他將令妹好好送出便了。倘若不然，仁兄也非軟弱之人，小弟助兄一臂之力，不怕他不送出令妹來。」那馬上兩位書生亦跳下馬來，與洪錦通名道姓。原來這兩位書生，就是徐家弟兄。這徐文亮對洪錦指著李廣言道：「李大哥是一榜解元，文武全才，而且專濟人急，焉能作出那閻味之事？」李廣聞言，越發大怒：「史達賊子，膽敢冒吾名姓，我焉能饒他！」遂命書童前去打門。

書童答應，走近史府扣門，說：「東鄰李公子特來拜訪，快快開門！」史家守門之人，聞言驚慌不止，入內稟報。史達聞報，驚慌失措：「噯呀！這這這這般如何是好？」萬事通笑說：「門下卻有個主意，但不知少爺是要作第一等大老官，還是要作第二等大老官？」史達說：「老老萬，這這話是怎麼講？」史達本是鴿舌，這一嚇，更加「格格」說個不清。萬事通說：「如作第二等大老官，即速把女子放出去，送還與他。如作第一等大老官，速傳閹宅教師打手伺候。請李廣進來，一齊打上前去，諒李廣一人如何抵擋，管教他叩頭服罪而已。」史達連說：「此計妙妙妙極極！我我便作第一等大大大老官。」遂即傳齊教習打手，埋伏在大廳屏後，遂令家奴去請李廣。

家奴走出開了府門，說：「我家少爺請李少爺大廳待茶。」李廣聞言，向洪錦說：「仁兄隨小弟進史府。」徐文亮以手拉住李廣，口呼：「大哥不可粗心，進史府恐他有奸計，自投羅網。」李廣口呼：「二弟莫要擔憂，休說一個史達，就是萬馬千軍，何足懼哉！」言罷，推開徐文亮，同著洪錦進了史府。那些豪奴便把大門緊閉不言。徐家弟兄在外著急擔憂。